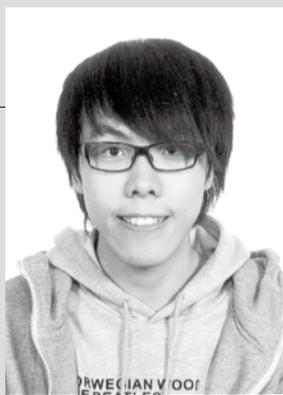


散文組
亞軍

容浩鈞



老師說人貴自知，小時候讀書成績平平、寫作不佳，知道自己資質平庸，未必能夠有甚麼作為、貢獻，希望能夠將勤補拙，不辜負父母、老師、朋友、納稅人對我的栽培，參加徵文比賽是為了自明，希望與所有堅持寫作的人共同努力，實踐我們對文字的一點小信仰。本科修讀宗教研究及哲學，可以在 ziakyung@gmail.com 找到我。

知北遊

(對我來說人文的意義先於環保的意義，故我將這文章獻給尤重人文精神的人。)

人文之一：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」

和我差不多二十多歲的年輕人，十之八九來自三、四口的小家庭，親戚疏遠，不知鄉關何處，不識祖宗歷史，無怪先生在課上戲言：「都是一群不知飲水思源的傢伙」。

祖輩父輩重情味，早些年我還小，父親還在，逢年過節，長輩圍桌而坐舉杯飲酒，定必談及家族歷史，從 40、50 年代經歷內亂外患說起，後來流徙香港，或當小工學師，或開小店，都有相濡以沫

的窮情味；長輩提起簡陋淳樸的鄉，都覺情怯，不敢回鄉，怕鄉間物是人非，滄海桑田，除名字記在宗廟的族譜，人是不屬鄉了；身為人子，沒傳承到情味，不世故，半點搭不上話，只好陪笑。後來父親走了，我越長越大，與長輩越發少見面，在街上碰見，長輩認不出，我也就這樣走過。關於自己的鄉，着實是全然不識。我這一代算是徹頭徹尾的城市人，閒來無事也絕不會想起祖鄉；城市人看鄉，都是窮鄉僻壤，度假的旅者未必願意去，獵奇的旅者願意去別人的鄉，忽略了自己的鄉；即使是先祖曾經紮根生長的地方，都覺得與己無關；有時逃城遠去，在出關文件上見到籍貫一欄，心像踏了空，填充的不過是個虛名。

記得龍應台老師寫家，是伴的所在，是安的所在，是熟悉的氣味、溫度所在；可是說到底，這個家就是一己的所在，跟鄉比起來，少了宗族的憑證，少了土地的祝福；家可以是流動的，家人到哪裏，哪裏就是家，鄉卻是固定的，離開了一片土地，哪裏的土地都不盡相同。《周禮》寫「五州為鄉」，註「萬二千五百家」；《廣雅》寫「三千六百家為一鄉」；這個鄉，是會意字，形容二人對坐共食，飲酒碰杯，是情狀、是滋味；這個鄉，是宏大的敘事系統，必須集合無數個體的生活面貌，是一個一榮俱榮、一損俱損的整體，記載血緣親屬的興衰史。鄉中有朋伴、有老親，一個人有了鄉，能從口述傳統承傳先祖智慧，才有歷史感，方知道家族、父親的姓和母親的氏，以至自己的名字，都有根可尋；城市人必先有鄉，才知道當下養尊處優絕非偶然，悟出無古無今，無始無終，一己即整體，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理則。

鄉情，大抵是一種土地的情感，來得比城市古老。先民逐水草而散居，遊牧捕獵，生活和情感都是流動的，要擇一片土地安定下來，先要認識土地，認識風與水的流向、山木蟲魚鳥獸的潛長，知道氣候變更的規律，才能適土而居；鄉慢慢演化為鎮，鎮又化作城，城市人固定下來，為了生產、貿易，為了安定，忙碌得沒有時間學習土地的知識，變得四肢不勤五穀不分，對土地的情感、視野和認知都遠不及先民。我們今天在城市裏，難從風裏嗅出大雨將至的氣

味，難從海上看到風的去向、潮汐漲退，掌握不到季節更替的先徵，不認識山木蟲魚鳥獸的語言，難觀察自然，只能在自然變化來臨的當下才恍然大悟；是完全不認識土地的人了，也看不出自然的規律，不知道一己與自然的連繫。

環保之一：「四時有明法而不讓」

我不認識這片土地，所以不知道這沿海的城市是否豐饒，我沒看到耕作養樹的農民，沒看到放牧的牲畜，不知道可以飲用的水源在哪，如果城市從今天起不再供應日用品，我便是死定了，我沒有賴以為生的知識。我對這個城市的認識，都是從小學的常識課本習來：三面環山、水深港闊、四季不結冰、不在地震帶，是一個天然良港；我所知道的城市生活，不以自然為尚，倒是個金融樞紐，國際貿易服務的重鎮，貨幣是使生活流通的根本。因為不認識土地，所以忘了山谷雨水和土地的產物都是賞賜，忘記土地上資源得用持平原則分配，讓所有人蒙眷顧，所以變得苛索；久居城市的人只能透過電視節目，看見貧瘠的土地是甚麼模樣，卻不見得感同身受，以為捐款是唯一的援助，只要捐款，土地就會豐沃起來，甚麼都不成問題。

日本作家深澤七郎寫過一部《楢山櫛考》，記古日本信州寒村，極窮極苦，為節省口糧，將年屆古稀的老人棄到深山，自生自滅。村人為控制人口，把多生的男嬰棄於道旁、女嬰轉賣他人；今村晶平在 80 年代把故事拍成電影，男主角緒形拳揹起母親一步一拐的送到雪山，那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極冗長，短促的吁氣聲與靜默對照成巨大的精神壓力，那母親坐在空山裏，雪落無聲，卻有佛像一般和靜超脫的神態；是棄老寓言對人類不仁、短視反智的怨解，也是對糧食荒的儆醒。我輩不曾三餐不繼，時刻食衣豐足，會餓也多半因為忙工作忙讀書，錯過用餐時間，補吃不難；長輩用一小塊腐乳、豬油豉油伴飯，成了都市神話；貧窮生活的體驗是一種異域情調，

城市人錯把越窮苦越髒亂的地方，認作文化情味越濃的地方，到過貧窮落後的國家，又成了一種備受讚賞的探險精神。在城市裏，衣食足的人不談榮辱，而是追求更高雅精緻的口腹慾望；會吃剩菜殘羹，撿拾紙皮廢物、分類出售的是老人，可是他們也不為環境，而是為餬口。

節儉和貧窮脫不了關係。生活水平越低、越窮的人越用省吃儉，不輕易浪費，如同落後地區不曾提倡環保、節省能源，不因為不關注環保，而是因為那裏從來沒多餘的物資，也不必談及過度使用。長輩說過民國初期以前，清潔劑、肥皂都不存在，管芒充當抹布揮子，綁在竹子上又成了清潔竿；熱水和鬃毛刷子、洗米水、茶籽壓成的小圓餅，都是撿拾而來、去油垢的好法子；現在城市人用檸檬和醋當清潔劑，既能去污又能護膚美容，也是巧思；在物質缺乏的年代裏土地上的人只愁不足，不愁擁有太多。但這樣的說法欠公允，要是在豐足的生活底下能夠取之有度，更是可貴。舊人今人看環境、土地和一己連結的方式雖然不相同，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取態，卻同體現對生活的思考。

我後來才發覺，城市人活在一種極端，是一種渴望自然，卻與自然完全無關的生活方式；談有機、談拒絕化學品，不談與自然的關係，早晚在混凝土洞窟內，隔絕自然。城市人談的，是生活的優越感，越富有的人越講究生活品味，要求用天然產品、天然傢具、天然材質，設計成超現實的款式，消費是不合理的昂貴，與節儉無關，與自然無關，不外是一種經濟價值，一個權力品味的意符。

人文之二：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」

一直以為祖籍新會，後來父親走後，母親第一次帶我走新會一趟，才知道潮居里的族譜寫着「肇自敦煌」，遠祖叫「諱沙」；既住沙土之上，又知沙土諱莫如深，變幻莫測；後來南遷，到今日珠江三角洲一帶南雄珠璣巷，宋靖康之亂後遷到新會潮居里，元時時

居不穩移居香山戎旗村；是明代成化年間的記載。那時候，鄉還不過是遙遠而模糊的想像。

直到上大學後，機緣巧合，到過敦煌。去的不為尋鄉，遊的都是著名旅遊景點，雖然熱鬧，卻掩不住荒涼。月牙泉因為風沙侵蝕，不呈彎月狀，山上的沙卻不曾安定下來，每步都走得不踏實，遊人也不留半點足跡；天地不造作、不炫耀，不以自己的宏大自豪；人在其中所以渺小，是因為天地本與人無尤，有人如是，無人也如是，換個角度看，人不過是土地的附加價值。只是鄉化為城，人和土地的角色與舊時不似，景點如陽關、城市如張掖、酒泉，強調景觀的俊美淒絕，塑造得刻意，使自然景觀成為城市的飾品，酒店房間隔着玻璃幕，一邊是冷氣開放的空間，一邊是炙熱的沙山，現在變得更熱；城市原來是一道人與環境的分隔線，文明在裏面，自然在外邊；要是環境有觀賞的美，又成了城市的附加價值。

遊敦煌的時候經過七里鎮，應該就是族譜寫的鄉，隔着車窗，我只是個陌生的過客，來不及仔細看，屋是乾草混泥搭成的屋，都剝落了，地是耕作的土地，一片枯褐色，不知道能種出多少作物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住在裏面，不知道他們與我是不是古血親。憑這幾眼，這片土地對我來說或許仍不具有特殊的意義，可它也不是一道無關重要的風景，不是旅人充實生活、擴闊眼界的經驗，而是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想像：關於另一種生活的可能；在城市裏面，要如何當個與自然緊密連繫的人，而不抗拒城市，走向另一種極端。

我是個住在南方沿海城市的無鄉的人，見到鄉，也不覺親切，我的生活與這個鄉永遠無關，我的歷史感只能從書本、長輩，和想像所得，而無法落實到生活經歷。只是我不曾想到，我所住的城市，竟也與自己無關；雖然住在城市裏面，卻也被分隔開來，城裏的建築物、城裏的血親、城市的價值觀，都是我所陌生的；用混凝土固定的城市，沒有內在的價值，也不曾有一方土地可以依附；土地本有自足的價值，但在城市裏，如同我們一樣，成了經濟的附加物。城市停下來太久，忘記了長遠的利益、持續的安穩、細水長流的關係；因為不曾有先生教導土地的知識，不曾有人引導我們認識環境，

所以我們只知道顧好眼皮底下的生活。即使現在我知道先祖如何適應沙土、與動物植物建立的關係，又為何離去；即使我不知道；與我的生活態度、習性也是毫不相干了；住在城市的人，永遠活在分隔裏面，與己分隔、與人分隔、與環境分隔。

環保之二：「至言去言，至為去為」

我和親的分離，我和自然的分離，其實是同樣的：我可以有另一種態度，另一種應對。我從來不是個環保份子，我不能說時刻珍愛環境，也不認為一己可以改變城市生態，一直覺得有很多比環保急切的事有待完成，比如說一己的享受、愛慾、好惡、喜悲；可是在我眾多的考量裏面，不少只顧及自己，不顧他人。我浪費淡水，洗澡逾二十分鐘；我浪費能源，只有一人在家，卻亮着整屋的燈；我懶將廢物分類，找不到回收箱，就一律丟棄；也沒有承受惡果，所以積習難改，是個濫用資源的中堅份子；很多時候，我愛自己勝過愛別人，是個薄情的孩子。知易行難，也不會一覺醒來變成環保份子、愛人如己的人，只能夠時刻提醒，不輕易放縱，不任性自私。

中國神話裏女媧造泥偶，吹氣為人、希伯來神話裏上帝用塵土造人、印第安神話用紅土造人，神話故事裏的巧合絕非偶然，而是揭示了先祖對自身來源的認識；人活在土地，自然是從泥土而來，往泥土裏去；認識鄉，就是對「從土地而生」的洞察。我想，人文精神就是重人的精神，必須建立在「從土地而生」的情感上；知道與自然一體，一損俱損，是種覺悟；只有與體認到整體，才能夠不成為別人的附加，才能夠成為一個自立的人；只有熟悉人和土地，才容易動情，否則與人和土地分隔，便容易落入陌生的無感。

我不意外，在經濟價值高於一切的城市，環保淪為生產經濟價值的手段，命名為綠色經濟。真正簡樸的生活是都市神話，環保被區分成兩種：一是被生活，所迫的簡儉；一是高雅的簡約主義；要是我們當中根本沒有誰真正活在這片土地上，沒有從土地上得到生

活的知識，環保不過是個虛名。一旦被分別，非我即他，人和自然隔絕，價值的失喪也許無法贖回，如同有些分別叫做永隔。

市面販賣的環保有時不過是場虛情戲。不談人與人、人與土地的情感，也就沒有談環保的基礎。不談鄉，不清楚這是一個活的整體，忘了這個宏大敘事，只放眼在一己的貧富榮辱，就難去為更大的善而約束自己；不先約束自己，就難做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儉；不先有情，無法動之以情，多說也是無益。無鄉的人，只能夠將城市看待成鄉土，將人看成人，看到價值的所在，才能有情。立於自然，夠吃夠穿，一無所缺，是長輩的格言；儉所以是美德，在於不雕琢、不刻意使力，這個儉，得由自我約束、不放縱做起。人情如是，環保如是；當一個薄情的人易，重情的人難。和我差不多二十多歲的年輕人，十之八九還需要多下工夫，才能夠在城市裏建立經濟以外的價值。

關於土地、環保、人情，不過是生活本身，不必上學唸書，能夠口耳相傳，俯拾即是，現在卻是必須重新學習的課題。我這篇文章也許忽略了環保的理，只談從儉是必須體認的生活方式，卻希望做醒自己：具情味，才是我們必須養成的德性，是除了家鄉之外，我們唯一的依歸。

這個沿海的城市雖然不是我的鄉，我也不是個大仁大義的衛道者，只是我不願當個無情的人，不願揹負「不知飲水思源」的名；所以必須更努力地認識自己和別人，認識這片土地和城市，落實不一樣的生活方式，實踐更大的善。而這個更大的善，就是珍惜而已。

得獎感言

「人文環保」這個題目特別難寫，因為能夠引起共鳴的部份不多，「人文」和「環保」這兩個概念也讓人覺得陌生；而喜歡寫作、閱讀和注意環保的人有一個共通處——都是小眾；所以在既小眾又陌生的空間裏，寫起來特別艱難。

覺得特別艱難的另一個原因，是由於自己的冷感。生活在一切物質都不缺乏的環境，我往往覺得所有東西都取之不盡，很少想到地球只有2%的淡水資

源，容易把生活在旱災、饑荒、疾病中的人民置之腦後，沒想到自己就是霸佔地球資源的元兇；即使我在下筆的時候想起一連串的環保議題，過後也是吃喝玩樂，把世界的憂患全忘掉。

「人文」和「環保」這兩組詞關係密切，不關注環境，忽略可持續發展，就是不關注生活本身，就是將一己的快樂建築在後代的痛苦上，就失掉了重人的精神；要是不關注人的生存，也就忘了珍愛環境的必要。我相信我們可以把這兩件事做好，加油！

“ 評審意見

黃子平教授

以議論為主的「環保散文」，容易流於大而空，而這篇寫得結實有力，而且文字清通。最難得的是其中的自省，無奈的心結。

章詒和老師

我以為《知北遊》是本次學生作品裏最好的一篇，震驚又感動。

全文以「鄉」為核心，輻射到對土地，對城市，對環保，對個人方式等諸多方面。當下的沿海城市，回味中的西部鄉村，追述祖輩腳步，消失的，存在的……由此岸到彼岸，再由彼岸而此岸。從中看出，作者對「鄉」與「鄉」有關事物的認識，早不是一、兩天了，也不是因某件事情而有所觸動。他是在持久感受的浸漬中，逐漸落筆成文，所以，通篇顯示出一種化解大氣象的襟懷。

文筆結實而有質地，有些話，很老道，具有寫大文章的能力，一些觀點是在司空見慣中過濾出來的，尋常中的不尋常，獨特而深刻。他的思路沒有大陸散文的套路，洋洋灑灑，飄飄忽忽，有如灑散於空的雨絲。真的難得！

”